

LONGRENCONGSHU

石红许 著



在城市流浪

LONGREN

中国文联出版社

7
09

305

CONGSHU

在城市流浪

石红许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城市流浪/石红许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3

(“龙人”丛书/郅元平主编)

ISBN7-5059-3800-2

I. 在… II. 石…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2971 号

书 名	在城市流浪 (“龙人”丛书)
作 者	石红许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赵小贤
责任印制	邢尔威 赵小贤
印 刷	湖北咸运(集团)交通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200 册
书 号	ISBN7-5059-3800-2/1.2932
定 价	13.50 元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石红许，青年作家，江西鄱阳人，大学本科毕业，1967年5月生，先后任教师、记者、编辑等职，现进入政府机关工作。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目 录

异乡的琴声·····	1
那年，我掉了一把笛子·····	3
巴乌响起·····	5
在城市流浪·····	7
在周末·····	9
在上饶过冬天·····	11
西子湖畔抓小偷·····	13
我被“套”了·····	15
过年的累·····	17
陪外甥相亲·····	19
一对夫妇·····	21
赣江击水·····	23
鹰潭华侨饭店暗访记·····	25
爷爷·····	27
师长严老·····	30
乡野的盛武·····	32
速写永红·····	34
平在路上·····	36
小妹，想好了再走·····	38

朋友，有空来坐坐	40
油墩街情思	42
回到小村	44
七条巷嬗变	46
陨落在北国的纸上童话	48
两去柘港	50
与大水有关的话	52
髯与美	54
以平常心去面对	56
韵事	58
春天的记忆	60
芋头物语	62
也是一种雨	64
遥远的思念	66
放风筝	68
故居	70
小巷	72
感受摸奖	74
宽厚有度	76
倾听法兰西之夏	78
守住自己	80
男人不“蒙” 女人不爱	82
第一个情人节	84
怀旧的收音机	86
不要问我到哪儿去	88
守望家园	91
爱 在磁卡	93
回家看看	95

去大草原	97
女人的心 男人永远不懂	99
无言的等待	101
沉重的成长	104
女儿和妻子	106
教女儿游泳	108
妻来看我	110
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112
寄广丰	114
悠悠漳溪	116
春到瓢山	118
美丽的龙潭	120
墨绿风情春不老	122
卖报记	124
文友来信	126
远看人生	127
走向阳光	129
电脑, 想说爱你不容易	130
鹤城之夏	132
去《波阳报》走走	134
想起江万里	136
春天, 怀念在芝山	138
上饶印象	141
长山, 从鄱阳湖出发	143
夜宿婺源	145
寻找一种理由	147
 我说散文 (代后记)	 149

异乡的琴声

从赣北的一个小县城来到上饶赚饭吃。亮是我在上饶新结识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亮是一位商人，从事眼镜生意，严格地说他不具备商人的气质，倒是他的艺术天赋让我仰望叹羡。亮一手灵动的二胡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

第一次见到亮是到他那配眼镜，当时，我还以为走错了门，最醒目的位置摆放的居然是一把二胡以及几管竹笛、箫。从眼镜开始的话题，最后落到了笛子、二胡上。我的一把竹笛，曾在县里的一次大型晚会上出尽了风光。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如今我已是三十出头了。亮感慨地说，他这些年走南闯北做生意，二胡与他总形影不离，以此打发孤独、寂寞的时光。亮和我就这么姑苏行般地徜徉艺术的天堂谈将起来，生意也扔到一边去了。亮的言谈如同行板的江南丝竹，由此可见其艺术修养一斑。谈到兴头上，亮端把二胡，手指间就流泻出优美的《江南春色》旋律来，其演奏细腻技巧娴熟，我肃然起敬。

认识亮，我在上饶的周末便多了一些生机，有事没事，顺着抗建中路一不经意就折进了他的那片小店。每次进去，他不管生

意多忙，总要招呼我坐进柜台里面，而后沏茶般拿出竹笛款待，让我摆弄。清闲时我们便一起合奏《紫竹调》、《茉莉花》等曲目，友情在丝竹中得到浸润。因为亮，我的打工生涯多了一串亮点。

时间一长，我有点过意不去，毕竟亮要靠这爿小店养家糊口，他也是从外地来饶谋生的，他的小店就数周末的生意旺点，却每每要侍候我。一段时间，我没去了。亮知道我的顾虑后，特拨手机让我过去，嗔怪：“你把我亮看成什么人了！周末拉拉琴吹吹笛子多高山流水！是我的生意吹不了，不是我的生意拉不来！”

秋夜，亮把小店交给妻子，揣上一把二胡，要我带上笛子一同来到信江边，坐在滨江公园里，我们一边欣赏朦胧夜景，一边丝吟竹唱同月亮倾谈。我说亮你不该成为商人，亮反问做一个商人有什么不好。话毕，亮和我都傻傻地大笑，笑声和着乐声顺着湖面荡漾开来。

在这个红尘滚滚的世间，我庆幸自己还能遇上这样一位倾心民族器乐的同龄知音，共同的志趣和爱好让我和亮乘坐在同一方舟上将走过一段不凡的岁月，我和亮就这样借助笛子、二胡淡淡地交往。没有啤酒，但有比啤酒更恬美的音符从心灵流过。

那年，我掉了一把笛子

在波阳读师范时，一把笛子让我侍弄得异常丰润、明亮，我也在笛声的浸泡中变得心静如水。

刚开始吹的笛子是从小城唯一一家乐器店购买的，大概几毛钱一把。待我渐渐领悟到笛子的性能、已能熟练驾驭它后，有一老师送我一把紫竹制作的C调曲笛。用这把笛子吹一段江南丝竹，真有夜泊水乡周庄的感觉。

那个夏天连绵阴雨，心情糟透了，又将面临毕业分配。幸有这把音色圆润、明净的笛子相伴，它点缀了我烦躁不安的校园生活，在经典民乐诸如《春江花月夜》、《鹧鸪飞》、《胡笳十八拍》等的洗礼中，我读懂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握着这把笛子，我颇有好马配好鞍的感觉，自然每天都要多吹上一段时间，用我如针的气流触击它紫色的音箱，悠扬的笛声伴我走过这个阴郁的季节，我的心空泛起一片晴朗。同学们也是羡慕不已、赞不绝口。

像对待情人一样，我每天都把它擦洗得锃亮光彩，然后小心翼翼放入小木箱内。天有不测风云，终于在一天中午，我无意把它放在宿舍里自己睡的床铺上，便去打饭了。等我吃完饭回来，那把紫竹笛已不见踪影。

“谁借了我的笛子？”我从二楼寻到三楼，又从三楼问到一楼，每个寝室都去了不下三次，均无人知晓，许多人替我惋惜：多美妙的一把笛子啊。

笛子就这样不见了，我的泪水差一点弹出来，这可是我非常喜爱的一把笛子啊！

终究是没有找到那把紫色的笛子！笛声渐远，我的心日渐灰暗。带着这个遗憾，不久我也毕业分配了。一颗稚嫩的心在风中摇摇晃晃，被尘世的浮躁、喧嚣涂抹得异常疲惫、沧桑，难再有闲情雅致倚窗弄笛了，但那把紫色的竹笛却时常清晰地涌现心头。

巴乌响起

许是此生对竹制乐器有不解之缘，从小就喜欢笛子、洞箫、巴乌、葫芦丝奏出的颇有灵性的声音，置身其中，我的心绪会随着天籁般的旋律一同颤动和漫溢。

尤其是巴乌响起，我脆弱的心便再也抵挡不住那柔和圆润深情的乐声，如痴如醉。

很小的时候，我就学会了竹笛。

岁月嬗递，我有点自命风雅，常以苏东坡的“不可居无竹，无竹使人俗”自娱其中。蛰居都市钢筋水泥间，仍有一管竹笛相携，置于书室，淡淡的竹香沁人心脾，唯我独“享”。

遗憾的是，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岁月的车轮即将驶进新世纪的冬月，我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巴乌”——一根竹子上挖七八个洞，以簧片震动发音。第一次看到她，我象是遇见了久违的情人，生怕她再次从我的指间滑走，毫不犹豫花一百多元钱将其“抱”回家中。

抚摸她，听着单放机传出的醇厚的巴乌声，我却怎么也弄不出那带有磁性的乐音来。暗下决心，一定要将其学会，并能自由驾驭她。

时下流行一句话：“心动不如行动。”诚如此，为了学会巴乌，我在饶城各音像书店拉网式寻找有关巴乌方面的资料，哪怕是片言只字也不放过，又上网搜索“巴乌”，Sohu网居然也在收集巴乌乐谱等资料，总算没有空手下网，零星地下载了一点东西。可惜，偌大一个饶城，却容不下一根巴乌，好在于网上录制了一首巴乌独奏曲《渔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翻来覆去倒磁带，虔诚地将乐谱记录了下来，贴于墙体上，每日必练。

2001年，我的业余时光不会再枯燥、无味了——电影院、迪斯高将看不到我孤寂的身影；周末，饶城的大街小巷将少了一个没有小汽车却疯子般骑着单车乱窜的所谓文化人；夜幕低垂时分，长塘桥上将不会有无助的我倚在栏杆边无言地守望城中渐次亮起的万家灯火……因有巴乌在陪伴我。

巴乌，一件“会说话的乐器”，她只用八个音符，就征服了欲成就一番大事的我。当新世纪的钟声响起时，我要把无绪、恐慌的心情吹进巴乌，演绎成二十一世纪属于自己的一段华彩乐章。

在城市流浪

抛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优裕的工作环境，我选择了流浪，在城市流浪。

我已不再拥有浪漫的年龄了。对我的举动，所有朋友中，几乎没有持赞同意见的，但我感受得到，不管其中言辞如何，他们的态度、意见是充满诚意的，这足够让我感动一个秋天。在那个阴郁的下午，望着温馨的家和满脸稚气的女儿，我紧了紧衣领，裹着寒风毅然踏上了去另一座城市流浪的路，不管命途多舛，挥挥手，向小城说声“再见”。

来到这座伫立信江畔的城市，借助一辆破旧山地车，形象有点猥琐的我不断地向城市的腹地挺进，努力适应都市的生活节奏，也找回一些能形成文字的新闻素材。一段时间下来，我终于发现自己的生存能力是如此的低劣，租住房子时居然被房产中介所的小姐温柔地宰了一刀，游弋的就餐方式也让我深深地困惑。旧的生活模式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我像一头受伤的牛犊躲进黑白相间的文字舔舐着伤痛。

面临新环境的压力，我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资本，虽然我也发表过作品、出过集子，但均已化作纤纤风尘湮没在岁月的深

处，一切从零开始。入夜，一个人拖着沉重的影子，蹒跚独步五三大道，闪烁的霓虹下总会有一些感人的风景，只是难以点燃我的心情，思念故乡的情结在泪水的浸泡中疯长。蓦然想起远在他乡年迈的父母，他们面对不孝之子的抉择，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叹息我本该而立却未立，我汗颜至极终无言以对。

我太疲惫了，在我真正品尝到什么叫迷惘、无助的时候，远在南昌的朋友带来了秋天里最后一道清风，对我选择流浪城市，他是唯一的同盟军。在水南街金山楼，我和朋友点着香烟喝着啤酒彻夜长谈。他说：在城市流浪总归比乡村好，展示在你面前的将是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你跨越这一步的意义远远不只在其本身，或许你觉得现在失去了很多，但许多年后，你会发现你最初的想法是幼稚的。

返回蛰居的小阁楼，我不断思考着朋友的话语，继而拷问自己流浪是为了什么？是迫于生计，或是一种逃避，还是追寻苦难的艺术梦？这些年来，我怀揣理想和激情一步步从乡村走出，留下了一串歪歪斜斜并不坚实脚印，但我深知，无论走多远，也走不出乡村在我心中烙下的印记，也许我最终还是要回到最初的出发地。

在 周 末

一个人在外过着单身生活，最怕的日子就是周末。

转眼又是一个周末，又面临如何度过周末之夜的问题了，天空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我小心呵护着心情不让淋湿。

照例来到邮电职工食堂，胡乱扒下一碗饭后，乘着暮色溶入都市的街头游荡。“今晚干什么去？”下班后，一直与我在一起的小张像是没吃饭一样从喉咙管里冒出一句话来。我和他都是外乡人，家不在饶城，被“同病相怜”拴在一起混周末。

忙碌了一个星期，该放松一下，早早回寝室太亏待自己了，可又找不到更好更适合的娱乐方式。苦于囊中羞涩，小张和我有同感。

走过咖啡屋、陶吧，望着里面豪华的装饰、逼人的霓虹，自是不敢贸然前往，听同事说大凡此类休闲场所一个人最低消费起码是一天的工资，想必那是有钱人去玩的地方。

走过人艺剧场，海报上的文字在煽动、蛊惑，今晚甘苹等歌星来饶演出，摸摸羞涩的钱包，最低 25 元一张的门票让我想起了 5 份快餐，便暗骂一句“草台班子”扬长而去。

我和小张就这么落寞地沿着赣东北大道行走雨中。倚在广场

IC卡电话亭旁，我无聊地计算着新安装的礼花灯闪烁的次数，小张则在羡慕地计算灯火阑珊处有几对相依相偎的恋人共撑一把伞。

这时，影剧院边上的舞厅吸引了小张的目光。上次，也是周末，我俩没买门票就混了进去，当时，小张是假装找人大摇大摆进去的，而我进去的形象多少打了点折扣，毕竟心虚。

“去看看吧！”小张怂恿道。

穿过马路，我们循着灯光折进巷道，来到入口处，居然遇上好运，因为撤地设市，舞厅这两天免门票，我们暗喜着挺进舞厅。

里面人气非常旺，有利地形均被人占据，我们找了个偏僻处落座。我不会跳舞，干坐一边“听”舞。舞厅里的音响设备很棒，放出来的乐曲声音色不错、动听，我想这比在街头游荡强，万一被巡警当作“三无”人员逮着可要费一番口舌呢。小张则蠢蠢欲动想找个舞伴潇洒一下。

舞厅气氛渐入高潮，我也受感染陶醉其中，看来今夜不经意泡舞厅还是挺不错的选择。迪斯科音乐响起来了，我终究按捺不住被激越的鼓点敲击出的冲动和激情，甩开膀子加入被光摇电闪包围的人群中，随着节奏身子没有造型地晃动起来……

夜深了，走出舞厅，门外停着不少“面的”，雨已停，晚风扑面而来，很爽，带着一份满足，我打车回到了宁静的官财坞宿舍。